

新本

翻譯專刊

(第一輯)



新本

第一卷
第一回



本 刊

翻譯專刊

(第一輯)

劇本月刊社編輯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劇本」翻譯專刊（第一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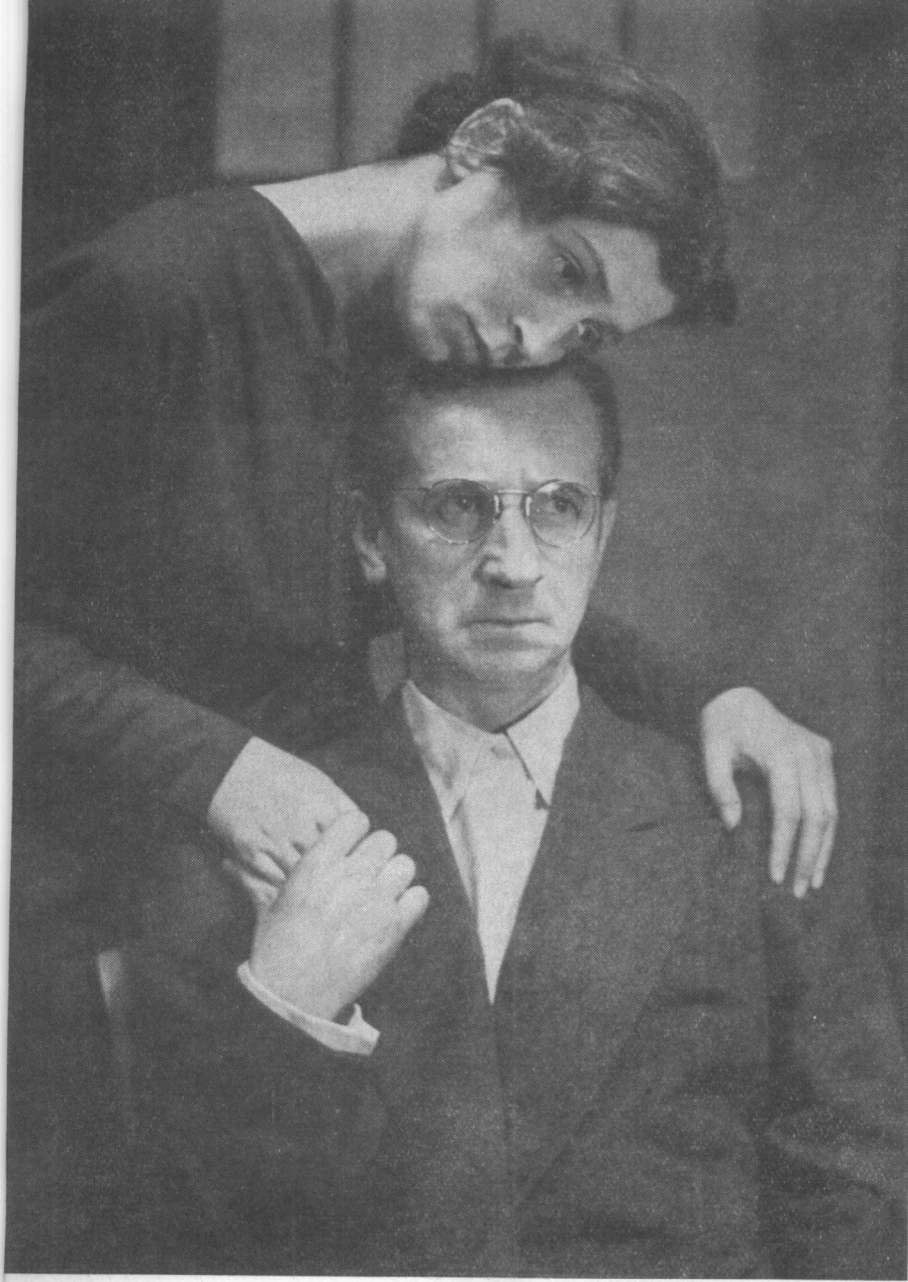
著者 波蘭 列翁·克魯奇科夫斯基等
譯者 耿 光 等
編輯者 劇 本 月 刊 社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印刷者 北京市印刷一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書號(316) 本書字數182000 印刷001—5500

31''×43'' 1/32 印張6¹⁴/₂₅ 定價9,500元



「羅森堡夫婦」在波蘭演出的舞台劇照



「羅森堡夫婦」在波蘭演出的舞台劇照

目錄

羅森堡夫婦 (六場話劇)	[波蘭] 列翁·克魯奇科夫斯基作 (一)
良心 (四幕六場話劇)	耿光 王尙民筆譯 (一)
絲繡花巾 (三幕五場喜劇)	[蘇聯] 尤·契普林作 (四)
烏藍汗 (蘇聯) 阿·卡哈爾作 (九)	謝祖鈞譯 (四)
編後記	編者等 (一七)

插圖目錄

「羅森堡夫婦」畫像（封面）	司徒喬
「羅森堡夫婦」在波蘭演出的舞台劇照（二幀）	
「羅森堡夫婦」佈景設計	張鶴齡
「羅森堡夫婦」舞台劇照（華東話劇團演出）	
「良心」佈景設計	陳永祥
「絲繡花巾」佈景設計	王志恆

羅森堡夫婦

「波蘭」列翁·克魯奇科夫斯基作

作者的話：寫這個劇本的時候，我並沒打算從頭到尾地敘述羅森堡夫婦事件的全部過程（這個事件是從一九五〇年夏天開始到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九日結束的，如果可以認為它已經結束了的話）。我盡量集中地描寫朱利葉斯與伊斯爾臨死前幾小時的生活，並盡量突出地表現這個動人悲劇的政治意義和人道主義精神。但是因為在情節方面受到一般劇作者所沒有的限制，所以劇情方的發展便不能刻板地敘述，只好刪去一些無關緊要的情節，因此就犧牲了這個事件的嚴密關係，但是它的基本情節卻沒有改變。

登場人物：

朱利葉斯·羅森堡
伊斯爾·羅森堡

辯護律師伊曼紐爾·布洛克

檢察官

法官

典獄長

布萊根——女看守

魯西

達維·格林格拉斯

裝配匠

米歇爾

羅勃特

衆看守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九日在紐約附近的新新監獄裏。

第一場

在新新監獄死刑區的一間牢房裏。門開在正面牆上，靠左面牆放一張木板床。中間擺一張小桌子，上面堆滿書籍和紙張。燈下擺一個凳子。第四面牆（台前）用鐵柵欄放在窗旁邊表示窗戶。

幕啓時，伊斯爾在床的一角縮成一團，姿勢就像一個凍的發抖的婦人。她好像昏昏欲睡似的。

這樣過了一會，有開鎖的聲音，然後門大開，進來一個女看守。她靜靜地觀察着慢慢睜開眼睛的伊斯爾。

裝配匠在女看守後面出現，搬着一張小桌子，桌子上是電話機，電綫拖在地下。他沒有看伊斯爾。把桌子靠門邊的牆放好，把電綫固定在門檻的一角之後，他就走到廊裏去了。然後又進來拿起聽筒。

裝配匠：（低聲地）喂！加爾維嗎？……是啊，是我……我聽

得很清楚，但是我覺得你的聲音實在太噁心……（聽了一會兒）好吧！這樣的事情可以說好的話，那就算好吧。

女看守：（對裝配匠）檢查好了嗎？弄完了，你就走吧。

（裝配匠掛上電話，誰也沒有看，很快地走出去。

伊斯爾：（已經起來了，站在床邊，以詢問的目光看看電話

機）這是怎麼回事？爲甚麼要裝電話？

女看守：我不知道。檢察官馬上就來，他會給你解釋的。（女看守笑笑）太太，你昨天晚上睡的好嗎？

伊斯爾：你何必問我睡得好不好呢？

女看守：這是記者問我的問題……（親密地）今天一早兒，

監獄的辦公室裏就有很多記者，他們好像都很激動……

伊斯爾：（機械地重複着）今天一早兒？

女看守：十二點以前，當我上班的時候……（走廊裏響起腳步聲）啊！檢察官來了……（女看守退出）

（檢察官進來，迅速地看一下電話，較久地看看伊

斯爾，然後關上門。

檢察官：請你原諒，太太，真……不幸……我不能向你問……

早安了……

伊斯爾：（背着手好像要找樣東西靠靠似的）……你是不是

要說，你給我帶來了個壞消息？

檢察官：是的。最高法院保留原判。總統拒絕了你和你丈夫

要求赦免的請願書。這是一小時半以前的事情……（從

口袋裏掏出一個文件）這就是白宮打來的電報……

伊斯爾：不。用不着……

檢察官：那麼好吧。（笑一笑）不過你丈夫却願意聽。甚至在

我的印象中，他還想讓我唸第二遍呢……是這樣的。所以我現在的責任，就是通知你，今天晚上八點鐘執行判

決。

（伊斯爾一動也不動，慢慢地閉上眼睛。）

檢察官：這一次是不可挽回的了，太太，所以從現在起，以後的六個小時，就是你這一生中最後的六個小時了……

伊斯爾：檢察官先生，兩年多來，我們每天都有死的可能……檢察官：有人這樣說，太太，這也許是真的……但是，當那個時刻來到的時候……只需要坐一次電椅。

伊斯爾：我不能……不能和我丈夫告別？

檢察官：當然可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甚至想給你們比法定的更多的一些時間和自由。

伊斯爾：我們很感激你。

檢察官：我希望你們將來比現在更感激我。不瞞你說，太太，我們相當重視你和你丈夫這最後一次的單獨見面。

伊斯爾：我認為這次見面，除了我們以外，是與別人不相干的。檢察官先生，與你更不相干。

檢察官：可能有人認為是這樣的。但是……也可能完全不是這樣。我們國家許多地位很高的人都很重視這次馬上在這裏的會見。

伊斯爾：（立刻警惕起來）我不懂。你說這話是甚麼意思？

檢察官：意思很多！（走近電話，用手搭着它）看看這個電話，你喜歡嗎？

（伊斯爾沉默地，長久地察看這個電話。）

檢察官：這不是一個普通電話。請你把它當作一個有生命的東西。我還要說：把它當作朋友。啊！只要拿起耳機跟它說幾句話，就……

伊斯爾：我不明白。誰要打電話？

檢察官：你，或是你丈夫，那都沒甚麼關係。我再說一遍：

只要跟它說幾句簡單的話，就會有人回答你，而你就能保全生命！我再說清楚些：回答的人將是我。因為是我負責……

伊斯爾：（昏亂地）啊！

檢察官：我看你已經懂我的意思了，這就很好。瞧，這麼簡單！（走近伊斯爾）這個電話放在這兒一直放到晚上

八點鐘，就是說，一直要放到死亡出現在你牢房門口的時候。是的，羅森堡夫人，由看守們來執行判決，他們會把你和你丈夫一直帶到電椅那兒去的。

伊斯爾：（喃喃地）我明白……我明白……

檢察官：（離她很近）請注意聽我講。這個電話，是通我今天在監獄中的辦公室，而辦公室與司法部是有直接聯系的。我要告訴你，在這六個鐘頭之內，我決不離開辦公室一步。你看，我們這些司法女神官米斯的職員，却變

成了我們的囚犯的囚犯……

伊斯爾：（諷刺地）要是與我有關的話，我就毫不遲疑地恢復你的自由。

檢察官：不只與你有關。我想你丈夫來的時候，他也一定要說些話的。此外，羅森堡夫人，不管你這時候說些甚麼，請你記住：在這六個鐘頭之內，我決不離開辦公室一步，同時希望在某一個時刻能聽到電綫那一頭的電話鈴響。我想，你和你丈夫當然都很清楚，我那時要聽些甚麼話。

伊斯爾：（指着桌子）檢察官先生，這張桌子上有我母親寄來的幾封信。她知道我是無罪的。但是她每封信都哀求我承認使我受到責難的那些事情，如果這是保全我生命的唯一辦法的話。

檢察官：她完全正確。這是唯一能使你逃脫電椅的辦法。對你丈夫來說，也是一樣。

伊斯爾：（半對自己說，好像沒聽見檢察官說話似的）這是我母親！我原諒她這樣要求我。我知道她是由於絕望和母愛才這樣做的。這種絕望和母愛都是很盲目的。但是檢察官先生，你真的以為（指着電話）這個電話，比我母親的哀求，對我起的作用還大嗎？

檢察官：它對你也許有些作用，也許對你丈夫有些作用，而你丈夫又會對你起些作用。我們將來會看得很清楚……你錯了，你到底不應該輕視這個電話。無生命的客觀事物，對我們的生活往往會起些作用的。譬如說，我們有大多數的犯人，都是做了他們所想像有的，無生命的客觀事

物的犧牲品。好了，哲學談的太多了，浪費我們所剩下的每一分鐘都是很可惜的……你丈夫馬上就要來了。

伊斯爾：（極快樂地）他馬上就到這兒……這兒來嗎？

檢察官：你們將有很多時間……請原諒，你們將有相當多的時間一塊兒再三考慮，再一次深入、權衡這件事情的輕重……

伊斯爾：（手放在鬢角，轉身背向檢察官，稍停一下後，從他身邊走開，在床邊坐下）你當然知道，檢察官先生，半個月前，司法部特派員貝奈特先生來訪問過我們。我們，我和我丈夫跟他談了兩個多小時。雖然沒有人到場，但是我認為你多多少少總知道些這次所談的事情……你是不是全知道？

檢察官：多少知道些……

伊斯爾：這可能夠了。但是我要清楚地告訴你：貝奈特先生建議，以我們與政府合作為赦免條件。他就這樣表示了希望我們與政府合作。如果我們接受的話，他答應從華盛頓派些人來，和我們做些「適當」的會談，並做些「適當」的供詞，我們拒絕了這個建議；你一定聽說了，是嗎？

檢察官：是的，我聽說了。但那是兩個禮拜以前的事情。

伊斯爾：在這兩個禮拜裏還沒發生過變化呢！

檢察官：我不知道。我們在這兩週中還曾經做過像法官道格拉斯和他的三個同事那樣的嘗試，我們試圖在把這個案

件送到上訴法院以前，最後扭轉它的發展方向。這你是知道的。這個嘗試兩天就失敗了。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當貝奈特先生正好在第一次宣佈緩刑的第二天來和你們會談的時候，你們還有整整兩個星期的時間，而現在呢……現在只有六小時了！

伊斯爾：你相信這真能動搖我們的決心嗎？

檢察官：我相信兩個相愛的、並且有兩個可愛的孩子的年青人，決不會輕易地決定去死。我從來沒碰到過這種情況，但我覺得：當一個人已經只能用分鐘來計算他能活的時間的時候，當一個人還有希望到加利福尼亞度過假期的時候，他會以另一種眼光來看待事物的……那時候，最高的原則，好像還沒有一調羹湯那麼有誘惑力。的確，羅森堡夫人，現在（指着電話）除了這個電話而外，你已經沒有其他機會了，絕對沒有其他機會了……當然我們希望我們的犯人，最後能親自聽到公民的良心驅使他所說的話。但是如果我們不能喚回你們公民的良心的話……

伊斯爾：請你別說這些了！

檢察官：（突然忿怒起來）豈有此理！難道你不明白，我是爲了你和你的孩子們，才要喚醒你公民的良心嗎？你將來會感激我的！

伊斯爾：如果你現在讓我安靜的話，我立刻就會感激你的！
檢察官：（抑制着自己，以使人信服的聲調說）我不過是讓你

的責任，我職業的責任，我作爲一個人的責任而已。你也許以爲法院的人員是不通人情的。但是你同意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好的，富有經驗的心理學者。我們知道一個等待着死亡的人，六小時，三小時，兩小時，如果能保全生命的話，最後差不多總是能够出賣自己的母親的。我們並不那樣要求你，羅森堡夫人。我們只希望你老實地承認使你受到責難的那些事情，幫助我們向祖國的敵人，向內部和外部的敵人進行鬥爭。

伊斯爾：（猛然站起來）我們祖國的敵人，就是你和你的時候的那些人！（指着電話）快叫人給我拆走。

檢察官：（抑制着忿怒）不，羅森堡夫人。儘管你罵我，但我不能剝奪你和你丈夫最後一個得救的機會。特別是因爲，這樣做對祖國是有利的。當一個人快淹死的時候，我們不能不想辦法救他。（指着電話）這就是我所能做的。其餘的，就要決定於那兩個今天晚上就要……沉到水底的人了。（微微地欠欠身）我現在要走了。請記住：從現在起，六個小時之內……（看看錶）不，只有五小時零五十分鐘了，我決不離開辦公室。在這段時間裏，我們可以隨時直接聯系。（開開門在門口站住）我再提醒你一次：你拿電話的那隻手，將受到你的兩個孩子的祝福。

（檢察官走了。伊斯爾一動不動地注視半開着的房門。過了一會兒，聽到走廊裏熟悉的腳步聲，她就本能

地走近房門，不耐煩地等待着來人。朱利葉斯進來，門在身後砰的一聲關上。他們帶着迷惑、不相信的神情相互凝視了一會，然而他們的臉上很快地就發出光彩，起初怯懦地微笑，但很快地就滿臉笑容，非常興奮，他們都互相伸出了手。

朱利葉斯：伊斯爾！（迅速地走近她，他們無言地擁抱了很久）

伊斯爾：（凝視着朱利葉斯的臉，熱情地）他們給了我們些時間，你知道嗎？很多時間！我們應該加倍地利用它……是的！我們要盡情地享受它，抓緊我們最後的每一分鐘！我多麼愛你啊！

朱利葉斯：（興奮地）你在這個時刻還是像我們結婚那天一樣！你還是那麼美麗，那麼勇敢！

伊斯爾：我們的這個幸福真使我高興得要命！當人家告訴我，你快到這兒來的時候，我覺得我好像是一個等待着情人的少女！我心愛的，現在不要再想別的事情了！別再想這一切了！……（伊斯爾不說了，他們默默地互相凝視）

朱利葉斯：是的，伊斯爾，這一切已經完了。因為希望，而忍受的苦刑完了。白宮拒絕了我們要求赦免的請願書……伊斯爾：我知道，我知道……

朱利葉斯：這差不多是一個解脫……差不多是一個解脫。（沉痛而昏亂地）看，這可怕的兩年多來，他們就是要把我

們害成這個樣子！

伊斯爾：（激動地）我們好像是已經到另一個世界裏了……多美好啊，我還能覺出你手上的熱氣，聽見你的呼吸，看見你在我的「家裏」！……

朱利葉斯：（苦笑地）「在你家裏」……（熱情地看她一眼）就是在這兒！就是在這兒，你度過了這兩年的時光……

伊斯爾：是的，因為希望而忍受着苦刑的兩年……

朱利葉斯：我的那間牢房比這間還小，還陰暗……噢，你這兒還有電話呢……

伊斯爾：（很不安，神經質地笑笑）是啊，還有電話呢……朱利葉斯：我那兒可沒電話……

伊斯爾：（拉住他的手）來，我們坐下！（她拉他走到床邊，手牽手地坐下）我這兩年來，常常憎惡四周的牆。（動了一下，緩慢地）但是當我現在清楚地知道，這是我一生中最後的寓所的時候，它們却突然變得可親了……

朱利葉斯：（長久地注視伊斯爾的臉之後）人家說，人臨死的時候，他的眼睛能反映出他整個的一生。我多麼喜歡我在你眼中所看到的一切啊，伊斯爾！

伊斯爾：我們的一生！告訴我，我們的一生中是否有過你現在覺得懊悔的事情？如果我們能過新生活，你會不會拋棄每一個陪伴你生活到現在的思想感情？

朱利葉斯：我們倆都是由同一的思想感情，陪伴着生活的，伊

斯爾！

伊斯爾：是的，我們倆都是……

朱利葉斯：不，伊斯爾，雖然過去的生活，把我們引導到這裏——死亡的牢獄裏來，但我決不會拋棄它。難道我們能改變方式生活嗎？我們的生活中有過不平凡的事情嗎？你很清楚，我們的生活中充滿了因為麵包而引起的日常焦慮，但也充滿了更多的愛情。全世界的正直而淳樸的人，不都是這樣生活的嗎？（過了一會兒）只有我們的死，是與他們不同的。

伊斯爾：「我們的死」……兩年來，當我躺在這個床上的時候，常常天真地自己問自己：爲甚麼，這正好落在我們頭上呢？在這成千上萬的淳樸的人們中間，我們做過些甚麼事情，該受到這樣殘酷的待遇呢？你認爲怎麼樣，朱利葉斯？

朱利葉斯：我認爲，心愛的，誰都可能像我們一樣。我們是人家在許多普通的美國人中間，在這個國家的正直的公民中間拿來當作人質的。這不只關係我們兩個人，親愛的。這些大人先生們的對象是千百萬人的心和頭腦！他們想用殺害我們的電流，來麻醉千百萬人的心靈！

伊斯爾：（嚴肅而極悲傷地）殺害我們的電流……（突然站起來，滿臉恐懼，轉過身去注視牢房的深處。朱利葉斯也跟着站起來，以詢問的目光看着她）

伊斯爾：（控制着自己）沒甚麼，沒甚麼……好像有人跟在我後邊……

朱利葉斯：安靜些，沒有別人。

伊斯爾：（細看了他的面孔很久）你以爲他們真的會把我們單獨留下嗎？

朱利葉斯：（好像對一個孩子那樣仁慈地說）你是聽見關門的……

伊斯爾：（激怒）是的，是的，門顯然已經關上了。原諒我……（她走到桌旁坐下，茫然地凝視着。朱利葉斯不安地跟着她）

朱利葉斯：你怎麼了，伊斯爾？

伊斯爾：沒甚麼，沒甚麼！（勉強地笑笑）我突然有這麼個念頭：我們能不能跟他們要些花來？我們今天好像有權利表示些特別的願望……

朱利葉斯：（怯懦地）我正好有一個願望……一個很簡單的……

伊斯爾：（憂鬱中夾雜着喜悅地笑一笑）我知道是什麼願望，我知道，朱利葉斯……（頓一頓）我昨天甚至盡量準備要對他們說的話……當我們最後一次看見他們的時候……不過這很難……恐怕比登天還難。

朱利葉斯：我們應該就當他們明天早上還會向我們問早安一樣地和他們告別……但也應該像就要與親人們永別那樣

和他們告別。

伊斯爾：我不相信，那時候我會有這麼大的勇氣……但在你身旁，和你在一起……（突然很恐懼，用她癱瘓的手去拉朱利葉斯的手）你是不是真的在我身旁？我真怕……

朱利葉斯：在你身旁，親愛的，在你身旁，安靜點。

伊斯爾：這間屋子裏沒別人嗎？

朱利葉斯：真的只有我們兩個人。

伊斯爾：（突然站起來大叫）不，不！那是假的，朱利葉斯！

決不止我們兩個人！你也應該知道！必須知道！

朱利葉斯：你說些甚麼呀，伊斯爾？

伊斯爾：我不想告訴你，親愛的，我不想告訴你，但是我不告訴你，我又怕犯罪……啊！是的，這種時候，我們應該像從來沒有過的那麼真誠，我們應該互相澈底地瞭解！

朱利葉斯：像從來沒有過的那麼真誠嗎？這是甚麼意思，伊斯爾？我們像以往那麼真誠，這不就是要說的嗎？

伊斯爾：但是我剛才，生平第一次覺得，好像我能够而且應該對你隱瞞些事情……原諒我，朱利葉斯！（她拉着他的手向電話走去）你屋裏沒有電話，而我的屋裏也一直沒有，這是一刻鐘以前才裝上的……你現在該明白，我才爲甚麼總是說我們不是單獨的了。

朱利葉斯：（急切地）說清楚點，伊斯爾！說的更清楚點……

伊斯爾：（指着電話）你以爲是誰在電綫的另一端？

（朱利葉斯機械地去摸電話。）

伊斯爾：千萬別摸它！你知道這個電話是怎麼回事？（諷刺地）「只要拿起來跟它說幾句話……」他們想叫我們墜入深淵，想叫我們今天接受貝奈特的建議……這個電話就是工具……啊！他們真卑鄙，真卑鄙！

朱利葉斯：（注視電話）這羣笨蛋，笨蛋！

伊斯爾：把手伸給我，（她把自己的手放在自己的心口上）摸摸看我跳動的心。你很瞭解它，你知道它對你一直是忠實的。我覺出你的心在那兒跳呢，它是勇敢而忠誠的。而這些罪犯，他們却認爲，坦率的人的心，不過是一小塊因害怕而顫動着的肉！

朱利葉斯：我要命令把電話拆掉！

伊斯爾：我可憐的朱利葉斯，難道我們在這兒還能命令嗎？不能。這個電話在這兒，一直要放到晚上八點。（緊張地注視朱利葉斯的臉）對我們來說，這個電話一點作用也沒有，不是嗎，朱利葉斯？

朱利葉斯：（冷峻地）但是……但是，伊斯爾，你却想瞞我這回事。（痛苦地）爲甚麼，伊斯爾，爲甚麼，你却怕它對我會起些作用呢？

伊斯爾：（溫柔地）不，朱利葉斯，我不願意你受到這種對我們的侮辱……因爲我們現在的鬥爭，已經不再是爲了生

命，是嗎？而是爲了我們的榮譽和我們的尊嚴……（停了一下而後猶豫地）我也想到……（她不說了）

朱利葉斯：你想到甚麼？

伊斯爾：我想，如果我們中間只有一個人知道這回事，那對我們來說就容易了……

朱利葉斯：只一個人知道，就是說你一個人？

伊斯爾：他們頭一個通知的是我。

朱利葉斯：（陷於昏亂，抓住她的兩個膀子）聽着，這對我来说很重要。盡你這時候的最大可能，坦白地回答我吧！

伊斯爾：（恐懼地）我聽着呢，親愛的……

朱利葉斯：難道你完全相信「我們已經到了另一個世界裏」嗎？看着我，說話！說話吧！（緊張地凝視她，她慢慢地閉上眼睛）

朱利葉斯：（恐怖地）你爲什麼一句話也不說呢，伊斯爾？你爲甚麼不回答我呢？

——暗轉

第二場

一小時後在同一間牢房裏。伊斯爾坐在桌旁寫信，朱利葉斯站在她背後，一隻手搭在伊斯爾肩上，慢慢地唸着。

朱利葉斯：「你們倆現在還小，還不能充分感受並瞭解我們的遭遇。這也許是你們的福氣和我們的安慰。但是你們總有一天會長大的，那個時候……」

伊斯爾：（停住筆，抬起頭來看着朱利葉斯）你以爲他們將來會很想我們嗎？

朱利葉斯：說起來很可怕，不過有的時候，我情不自禁地希望他們趕快把我們忘掉。這種想法對我來說，是殘酷的，但對他們來說，也許就不那麼殘酷了……

伊斯爾：不，朱利葉斯，我希望，我衷心地希望，他們將來一點兒也別忘記我們！

朱利葉斯：我怕那些壞蛋會毒害他們的回憶。可憐的米歇爾已經十歲了，對我們的遭遇一定懂得一些。你知道，已經有許多同班同學不理他了。

伊斯爾：但是有很多人愛護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孩子……（停了一下）親愛的，寫下去吧！「但是你們總有一天會長大的，那個時候……」

朱利葉斯：（唸着）「你們將會深深地瞭解，你們和我們遭受了多大的痛苦。這種罪行不僅陷害了我們，而且危害了我們的祖國——美國和全人類……」（看到伊斯爾停住筆，他就不唸了。伊斯爾抬起頭來好像在聽甚麼。朱利葉斯也聽着。過了一會兒，他們互相看了看，無所謂地笑笑，